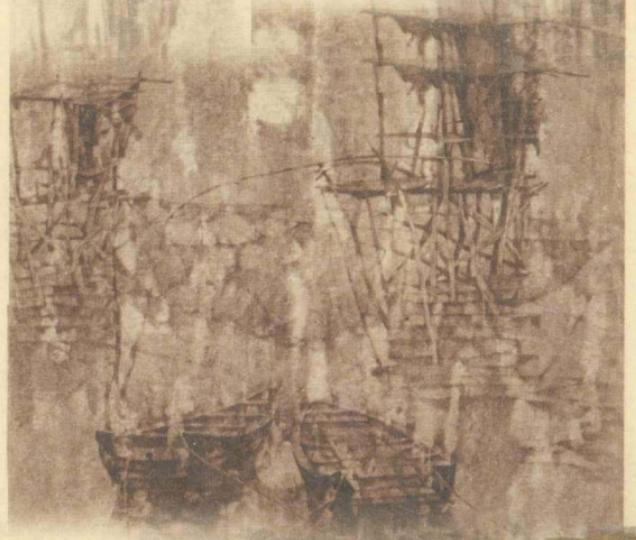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 散文经典

主编 季羡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主 编：季羨林

执行主编：谷向阳

朱晓东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龙 年 谈 龙

柯 灵 著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龙年谈龙 | 柯 灵 | (4787) |
| 作者小传 | | (4787) |
| 望春 | | (4788) |
| 夜行 | | (4791) |
| 文坛巨星的陨落 | | (4794) |
| 雨街小景 | | (4801) |
| 闹市的海鸥 | | (4805) |
| 红楼偶语 | | (4808) |
| 小浪花 | | (4818) |
| 我的人生旅行 | | (4823) |
| 悼赵丹 | | (4831) |
| 文苑絮语续编 | | (4834) |
| 文品与人品 | | (4837) |
| 文字生涯第一步 | | (4840) |
| 书的抒情 | | (4849) |
| 回首灯火阑珊处 | | (4851) |
| 巴金《随想录》的随想 | | (4862) |
| 龙年谈龙 | | (4867) |

目

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| |
| 目 录 | |
| 梦中说梦 | (4873) |
| 回看血泪相和流 | (4878) |
| 乡土情结 | (4890) |
| 万户捣衣声 | (4896) |
| 画意绵绵 | (4902) |
| 鉴湖魂 | 罗大冈(4909) |
| 作者小传 | (4909) |
| 翠竹风骨 | (4910) |
| 鉴湖魂 | (4913) |
| 乌蓬船 | (4916) |
| 西湖之子 | (4920) |
| 观日出 | (4924) |
| 白帆片片 | (4930) |
| 海松 | (4933) |
| 淡淡一笔 | (4937) |
| 永远澄碧的天空 | (4943) |
| 苦杏树的最后一个春天 | (4947) |
| 粉蝶 | (4954) |
| 把窗子开向春天 | (4957) |
| 赤足少女 | (4961) |
| 枯草情深 | (4965) |
| 山明水秀忆童年 | (4968) |
| 老石匠的墓碑 | (4974) |
| 竹林大盗 | (4982) |
| 树上刀痕 | (4985) |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流浪人的枕边书 | (4989) |
| 望舒剪影 | (4993) |
| 值得尊敬的智力劳动者 | (5007) |
| 散文与散步 | (5017) |
| 难老泉 | 吴伯箫(5029) |
| 作者小传 | (5029) |
| 难老泉 | (5031) |
| 菜园小记 | (5038) |
| 微雨宿渑池 | (5043) |
| 潞安城 | (5048) |
| 啼晓鸡 | (5053) |
| 响堂铺 | (5057) |
| 灯笼 | (5063) |
| 天冬草 | (5067) |
| 岛上的季节 | (5071) |
| 山屋 | (5076) |
| 歌声 | (5081) |
| 记一辆纺车 | (5086) |
| 火车,前进! | (5091) |
| 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 | (5098) |
| 客居的心情 | (5105) |
| 马 | (5112) |
| 天涯 | (5117) |
| “早” | (5121) |
| 猎户 | (5126) |

目

录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| | |
|------|--------|
| 窑洞风景 | (5133) |
| 话故都 | (5138) |
| 海 | (5143) |

四

卷之三

作者小传

【柯灵】（1909～）本名高季琳，浙江绍兴人。三、四十年代主要在上海从事进步报刊的编辑与电影、戏剧活动。抗战胜利后曾任《文汇报》主笔，1948年去香港参与创办香港《文汇报》。50年代以来长期在电影界工作，文学创作亦以戏剧、电影文学剧本为主，但同时也写作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小品。三、四十年代曾出版散文集《小朋友讲话》（上海新中国书局1933）、《望春草》（琳林书局1939）、杂文集《市楼独唱》（北社1942）、散文集《晦明》（文化生活社1941）。五十年代以来又出版了散文集《遥夜集》（作家出版社1956）、杂文集《暖流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）、散文集《香雪海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）、《长相思》（香港三联书店1981）及《柯灵散文选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）、《柯灵杂文集》（北京三联书店1984）等。早期杂文多抨击病态社会，笔锋犀利；散文则多取材于身边见闻，而有深远的寄托；两者均注重文字的锤炼与意境的追寻，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
望 春

——龙山杂记之六

离开龙山，又是一度月圆。小巷寂静的生涯，已渐觉相安若素；而且俗务困人，每天被琐屑的工作缠绕，也不复再有余裕坐对幽窗，悠然作遐想。只是龙山的望春花，至今还频来相扰，使人难忘。

龙山山腰的宿舍，有一个小小的庭院，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，三四棵矮小的黄杨，一株望春花。我迁入宿舍的时候，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，梧桐早已落叶，望春花也只剩着疏落的空枝；唯有终年常青的黄杨木，还透示着几分生意。时节推移，渐渐由冬转春，气候虽已日渐暖和，大地却还沉睡未苏；第一个泄露了春讯的，就是那一树望春。草末曾苗青，树没有抽芽，望春花却在濯濯的枝头，开起了满树银白的花蕾。宿舍里深通世故的女佣，有意无意地说：“望春花开了，春天就快要来了！”

从那时起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；而且有些为它杞忧。一天早晨，和同居的朋友在院前小立，我说：“望春花开得这样早，怕等不到春事烂漫，就要零落了吧！”朋友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外，他

说：“望春真是最难看的花了！枝干僵秃，有花无叶，让它零落了也好！”更出我意外的，此后他竟几次表示对望春的嫌厌。我觉得很不平，有一次对他说了这样带着讽刺的话：“放心吧，朋友！望春花不是为你开的，它并不要你赏识啊！”朋友还说：“谁教它开在这里，让我看见呢？”我怃然，没有再开口。

每天午后，柔阳拨逗着春意，蜜蜂翅上驮着薄薄的东风，在黄杨木上纷飞。同居的伙伴们都到山麓去了，我总独自伫立院前，对望春作许久的顾盼，而且常不免为它担忧：“花开得早，自然也就谢得早，来时寂寞，去时冷落，岂不辜负了大好的春光！”——眼见望春花欣欣地开放，粉妆玉琢，洁白如雪，我越是倾心怜惜，我的隐忧也越是深切。

不幸的预想常常容易实现，望春的残葩，终于在紫槿花红出墙头，春意盎然的一天早晨，被我发现飘零在院中的草地上了。我像亲自串演了一出人间的悲剧，心头浸蚀了无名的怅惘。

我曾经决定，要为这素馨的花树写一篇童话：假定望春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少女，春天就是她理想的王国。萧杀的严冬使她发愁，料峭的风寒使她颤栗，她决定独自出发，向天涯海角寻觅春天。跋涉了无数山水，饱尝了无限苦辛，当她听见南国的燕子送来第一声呢喃，冬眠的蛰虫打了第一个呵欠，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快要达到，激动得发狂，立刻在寂寞的大地上，展开惨白的笑靥，报告了春天的消息。于是风暖了，草绿了，花开了。但春天刚来，

自己却已经憔悴，在春阳温暖的怀中，作了个含泪的微笑，悄悄地离开了人间。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抒写。但只限自己才分太浅，几回铺笺，几番搁笔，我终于没有写成。

人事倥偬，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，望春花的故事却依然频来相扰，甚至梦见她化为白衣的少女，宛转轻愁，促请我对她践约。几日以前，因事偶上龙山，便中去看看院前的望春，现在已经是绿叶成荫，迥非往日的丰姿了。我想，望春有知，对那过去的旧梦，怕也早如隔世，淡然忘却了吧？果然，那么我的心愿，这样也就算偿了！

1931年5月18日，于古资福庵

夜 行

夜静，灯火阑珊，从热闹场中出来，踽踽独行，常感到一种微妙的喜悦。

街上清冷，空远辽廓，仿佛在寂寞秋江，泛扁舟一叶；偶然有汽车飞驰而过，又使你想到掠过水面的沙鸥。而街角远处，交通灯的一点猩红，恰似一片天际飘坠的枫叶，孤零零地开在岸畔的雁来红。

上海的白昼汹涌着生存竞争的激流，而罪恶的开花却常在黑夜。神秘的夜幕笼罩一切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用想象的眼睛看到这人间天堂的诸种色相。跳舞场上这时必是最兴奋的一刻了，爵士乐缭绕在黝黯的灯光里，人影憧憧，假笑佯欢的。靠着舞客款款密语；寻花问柳的，感到了女性占有的满足。出卖劳力的，横七竖八地倒在草棚里，无稽的梦揶揄似的来安慰他们了；多美，多幸福，那梦的王国！而有的却在梦里也仍然震慑于狞恶的脸相，流着冷汗从鞭挞中惊醒。做夜工的，正撑着沉沉下垂的眼皮，在嘈杂的机械声中忙碌。亡命与无赖也许正在干盗窃和掠夺的勾当，也许为了主子们的倾轧，正在黑暗中攫取对手的性命。也许有生活战场上的败北者，怀着末路的悲戚，委身

夜行

于黄浦江的浊流，激起一阵小小的波浪以后，一切复归宁静。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灯光如豆的秘密所在，还有人为着崇高的理想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；他们中间不幸的，便在星月天光的郊外受着惨毒的死刑。……

你可以这样想象，事实上正在这样搬演；但眼前展现的，却是一片平静。——人海滔天，红尘蔽日的上海，这是仅有的平静的一刻。

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，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，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，只是到了这个时刻，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，云影天光，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。虽然路上人迹稀少，可是你绝不会因此感到寂寞。

坐在清冷的末班电车上，常常只有三三两两晚归的乘客，神态逸豫，悠悠对坐，仿佛彼此莫逆于心，不劳辞费。卖票员闲闲地从车座底下拿出票款，一堆堆闪亮的银角，暗黄的铜板，耐心地点着数，预备进了厂就赶快交帐，回家休息。偶尔在无聊中闲谈起来，随随便便，仿佛大家本来就是相熟的朋友；卖票人与乘客在白天那种不必要的隔膜，此刻是烟消云散了。

拖着空车的黄色车夫施施而行，巡捕静悄悄地站在警亭下，也不再对车夫怒目横眉，虎视眈眈。看到这种彼此相安，与世无争的境界，我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，想跑上去跟他们攀谈几句，交换一点无垢的安慰，倾诉一点歆慕的心情。

要是腹中空虚，可以随意跑进一家小铺子里去当一回座上客。铺子是小的，店堂湫隘腌臜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却

完全可以换得一饱。这里没有什么名贵西餐，满汉酒席，苏扬细点，山珍海馐，精致美味；但你去看看周围的食客，一碗牛肉汤，一碗阳春面，有的外加二两白干，浅斟细酌，品味着小市民式的餍足。面对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，你会不由得从心里尝味到一种酸辛苦涩而又微甘的世味，同时想起那俗滥的诗句，真的是“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人生几见月当头”？

浏览一下铺面的景色，又会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古朴的陈设，油腻破旧的桌椅，蓝边大碗，寿字花的小酒盅，壁上威武的关公画像，砧板上雪亮的刀子，红色的牛肉，炉灶上熊熊的火光，在满是油污的伙计脸上闪烁，实大声洪的大声叫唤。……这光景会使你自然地想到《水浒》里描写的场面，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。

尔虞我诈的机心暂时收敛了，残酷的杀伐挂起了短期的免战牌。

夜深沉，上海这个巨人睡熟了，给了我们片刻的安静。但我们期待的，不是这种扑朔迷离的幻境，而是那晨曦照耀的黎明。

1935年

夜行

文坛巨星的陨落

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——

.....

他走进无物之阵，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。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，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，正如炮弹一般，使猛士无所用其力。

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，绣出各样好名称：慈善家，学者，文士，长者，青年，雅士，君子……。头下有各样外套，绣出各式好花样：学问，道德，国粹，民意，逻辑，公义，东方文明……

但他举起了投枪。

——鲁迅：《这样的战士》

—

是这样倔强，这样勇猛的战士，他憎恶黑暗，讨厌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，猥琐卑怯的“老中国”儿女，愚昧而蛮横的统治者；用他辛辣无比的笔，给他们以剥露，攻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击，毫不妥协，毫不馁怯。他被目为叛逆，“堕落文人”；然而他却为无数青年、劳苦大众和一切正义爱好者所敬重，爱戴。

是这样的一位战士——我们的文学巨人鲁迅先生，他在许多明枪暗箭中间，和封建专制、帝国主义、一切黑暗势力战斗了一生，战绩彪炳，如日月经天，现在不幸在昨天（1936年10月19日）早晨五时，悄悄地离开了人世。

在世界渴望光明的时候，巨星陨落了！

二

昨天午前十一点，我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噩耗，像一股寒流突然袭来，直从头顶贯到足尖。我出神地呆了半天，只觉得心里沉重得厉害，也空虚得厉害。

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战士，对我们苦难的祖国，那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！——单是就中国新文化运动而言，鲁迅先生写了何等光辉灿烂的一页！

午后一点光景，我和欧阳予倩、姚莘农^①两位匆匆赶到北四川路××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。没有听见哭声，只有一片严肃的静穆。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眼睛红肿，正陪同几位亲友沉默地进餐，其中有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，《译文》编者黄源，青年作家田军……

黄源引导我们到二楼鲁迅先生的卧室，是普通弄堂房

^① 即姚克。

子的楼面，鲁迅先生的遗体就安放在一张普通的铁床上，身上覆盖着粉红色的棉质夹被，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。黄源先生轻轻揭起纱巾，他的眼睛就红了，接着是低声抽咽。鲁迅先生安详地闭着眼睛，抿紧嘴唇，就像正在安眠。一头的黑发夹着几根银丝，浓墨般有力的须眉，面容显得有点清瘦，却依然是一张严峻的战士的脸。

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，向伟大的逝者默哀致敬。

离床头不远，靠窗是一张半新旧的书桌，上面杂乱无章地堆着些书籍、原稿，两枝为千万读者所熟悉的“金不换”毛笔，挺然立在笔插里，这是先生用惯了的武器；旁边有一只带盖的茶孟，这也就是先生休憩时享用的奢侈品了。

就是这方寸之地，鲁迅先生不知为天下苍生呕去了多少心血！桌子横头，是鲁迅先生最近笔下一再提到的那张藤躺椅：“我先前往往自负，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。书桌前面有一把圆椅，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，是工作；旁边有一把藤躺椅，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，便是休息。”“像心纵意的躺倒，四肢一伸，大声打一个呵欠，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，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，这真是一种大享乐。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。”（《这也是生活……》）

“从去年起，每当病后休养，躺在藤躺椅上，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：做什么文章，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。想定之后，就结束道：就是这样罢——但要赶快做。这要赶快做的想头，是为先前所没有的，就因为